

81
31

新葡萄酒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第一部

181975

喀爾巴阡山狂想曲第一部

新的葡萄酒

培拉·伊諾斯著
鄭伯華譯

鄭伯華

世界文學集叢之一

喀爾巴阡山狂想曲

第一部：新的葡萄酒

作者 培拉·伊諾斯

譯者 鄭伯華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出版

遠方書店

電報掛號一八一六

定價 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譯序

姆拉·伊諾斯這一創作，喀爾巴阡山狂想曲，是一部喀爾巴阡山森林區，匈牙利，當代社會變動前真實完美的畫集。他用樸實無華，然而優美靈巧的描述，告訴了我們：匈牙利的人民在奧匈帝國統治下，怎樣爲了他們的自由、解放而戰鬥！

如衆所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大戰進行的時期，匈牙利這個國家，是在維也納的王朝統制之下的，而維也納實質上又是德意志帝國威廉皇的附庸；因此，匈牙利的人民是處於雙重的壓榨下，他們求生的呼喚，熱望自由的心胸，不但得不到奧匈王朝的善意回響，更得不到肆意執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德國獨裁者的同情。而住在匈牙利的少數民族——猶太人，羅新入……更飽受匈牙利人的大族政策的欺侮、侵凌，未能受到生活平等的待遇。不幸、悲哀、惡痛的硬殼深深地籠罩在他們的身上，使這喀爾巴阡的美麗的綠色原野，套上了一團黑霧、苦難和生活的疥瘡。

匈牙利這一西方的沃土，但是富有東方的逸雅、優閒情調的國度，由於地面的輕鬆和遍佈砂礫，到處都種滿了葡萄；葡萄樹的嫩葉與果實，在陽光的普照下，使這錦綉的山野，充滿了一片愉快的清

新氣象，嘻笑迎人——葡萄酒的香味更加强了他迷人的誘惑！

然而，這美麗的田野却是在異族的壓榨和柏林的操縱與稱霸下。生活在這重重的剝削下的人民，享受不到自然的恩惠、陽光的煦暖和自由的空氣；他們在德意志帝國、維也納王朝的鐵蹄下呻吟、喘息！異族的壓迫者用暴力榨取他們，壓制他們；羅新、猶太等弱小無依的人民，尤受著深深的重壓——壓得喘不過氣，掙扎在死亡線上！和暖的陽光照耀的大地，竟到處是陰黯的混亂、兇惡的污濁！

但是，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中死亡了，她的附庸奧匈王國也解體了，而匈牙利的暴虐統治者也在匈牙利人民爭取自由的洪流中毀滅了，聚居在這喀爾巴阡山麓的人民，不但從異族的背後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且也一度獲得了呼吸真正自由的空氣。——雖然歷史的限制又把他們拋入苦痛死亡的深淵里……

塔拉·伊諾斯在這部著作里，就是用他美妙而洗鍊的筆尖，把匈牙利社會在這一歷史階段中的變化的真實，活生生地刻畫出來的——不加以任何的浮張，也沒有虛幻的描述。而這一部勞作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全部用真實發生過的、反映這一演化的本質的故事，繪出匈牙利這一時期社會改變的全貌，紀敘匈牙利人民爭取生活、自由權利的英勇舉動，和深刻地顯露出人類的光明而與黑暗面的偉大鬥門及其發展過程的一部優美動人的歷史敘事小說。

原作者是個匈牙利的猶太人，今年大概四十五歲左右。在他離開匈牙利後，就担任著革命作家聯

量的工作。關於他的詳細歷史在這里我想不必多所介紹，聰明的讀者在這部偉大的史詩著作中，可以明白他的一切。因為他本人就是這一輝煌着世界的歷史、社會變化的推動者的主要人物之一。譯者在這里只要指出：他是一個完全從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作家。他以對人類偉大的愛、熱求自由的心來爲世界的快樂、人類的光輝前途奮鬥；把他親眼看到的、自己經歷過的富有深沉意義的動人故事，運用他輕盈活潑語言的符號譜出了這一民族的光榮戰鬥的不朽的歌曲。

如今，希特勒的鐵蹄正在歐洲大陸到處縱橫，弱小民族正受着法西斯的蹂躪，匈牙利的人民又處在第三帝國的血腥、暴政壓制下；雖然他們在戰鬥里流了血，遭到了無可比擬的巨大犧牲。然而，人類自由的火炬已在被奴役土地上的每一個角落里燃燒了起來，歷史將埋葬這殘酷成性、殺虐無厭、奴隸自由人民的暴君及其一切幫兇！「時候是要來的」，人類崇尚自由的熱血，將要像星火似的，在生澀的陰黯里發出了光，燒燃起許多勇敢的戰鬥的心；被奴役、被搾取的最低層的人羣，更將振起高傲的呼號而英勇地奮鬥！聽，海燕的歌聲：「無窮重火砲聲，雷聲震動着大地，永不消滅！」

讓暴風雨更強烈的響起來吧！……

正因為這是一部人類向光明、自由發出勇敢、高傲的呼聲的偉大、雄渾的史詩，才不但震動了匈牙利人民的心胸，傳遍了歐陸的被壓搾人羣的生活田地，而且獲得全世界民主國家的燈塔、自己的文學有了輝煌燦爛成就的蘇聯勞動人民的熱烈讚賞。譯者就是根據M·西爾多維支和A·薛維克的俄文

會譯本重譯的。但譯者才疏學淺，對於匈牙利的一切風俗習慣，素來尤爲隔膜，譯來更感困難重重。且這第一部又係在兩個月短促的時光中完成，錯誤一定不少。——雖然譯後曾請聊伊兄校對一遍；這里謹向他致謝！——希望高明的讀者和譯作先進不吝予以教正，實是譯者所祈求和銘感的！

最後，很抱歉的是：雖然這里所加的註釋已約比俄譯本增加了四倍。但有幾個地方仍然免不了感到心力不足，未能作詳細的註解，而若干無關重大的字句，爲了適應現實的制約，亦不能不予以割愛，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譯者於瀟江之濱。一九四三，七，十七。

（此處有模糊不清的文字，可能是另一段文字或註釋，因字跡模糊無法辨識。）

目次

譯序	三
加里波的和威廉皇	三
我們的友人	一五
伯列薩斯	三二
蘇爾答	四〇
村長的選舉	五三
四個森林精	六六
政策	七八
學校	八六
「稀飯非食品，斯洛伐克人不是人」	九八
高洛曼·亞斯達洛斯	一〇九
節日以後	一二六

目次

譯序	三
加里波的和威廉皇	三
我們的友人	一五
伯列薩斯	三二
蘇爾答	四〇
村長的選舉	五三
四個森林精	六六
政策	七八
學校	八六
「稀飯非食品，斯洛伐克人不是人」	九八
高洛曼·亞斯達洛斯	一〇九
節日以後	一二六

「爲了祖國與自由」……………一二九

在卡沙……………一三七

回家……………一四三

葡萄的採集……………一五〇

美國的斐迪南……………一五七

杜諾夫斯基征服世界……………一七〇

新的世界，新的人物……………一八二

菲力普的第二個故事……………一九三

在淡薄色的特沙河岸上……………二〇〇

達馬斯·愛西……………二一四

馬加爾·周達……………二二一

偵探小說……………二三五

法庭……………二四五

麵包圈的小洞……………二五六

加里波的和威廉皇

在我們屋子裏的牆壁上掛着兩幅油彩畫像：一幅畫着擁護意大利自由的偉大戰士加里波的，穿着他著名的紅色襯衫。另一幅是「英勇」不朽的德皇威廉二世，留着刺尖而濃密地朝天翹的鬍子。

這兩幅畫像對我們並不是偶然的。任何一幅：不管是加里波的，或者威廉皇，都在誇示他們的豐功偉績——這是許久以來征服着我父親的心胸的。

每天晚上，工作疲勞的，非常愛說話的父親，就靜靜地抽着他的長煙斗，千百次地給我們敘述加里波的的英勇功績和威廉皇的高貴舉動的詳細歷史。我們，孩子們，對這兩人的歷史，已經聽得爛熟了。——雖然如此，當父親提到他的故事時，也總是非常喜歡聽的。

——爲什麼我要說到加里波的，說到這位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的偉大英雄呢？假使你們很想知道它，那我可以講給你們聽。那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根據父親的話，事情是這樣的；加里波的愛匈牙利人尤甚於愛意大利人，並且非常可惜的是：他生爲意大利人，不是匈牙利人。——雖然這一般地對加里波的，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但他這種自然的

缺陷，就連他自己也不能避免。

「其後，——這是我引父親的話，——當這位勇猛的穿著紅色襯衫的英雄，把奧地利的走狗驅逐出美麗的意大利後，他就貢獻了一個卓越的計劃；這一計劃如實現，就要給他帶來了永久的榮光，和給我們備嚐辛酸的匈牙利人民帶來永遠的幸福。在好些未曾入眠的夜裏，加里波的從各方面考慮和訂正他的計劃；隨後，當他認清了這一計劃還有所困難時，就寫了信給匈牙利偉大的自由戰士——萊荷斯·高成（註一）；這時高成正在倫敦過着亡命者的艱辛生活。加里波的信里，邀請高成到羅馬去作他的賓客，如他無意前往，或時間不允許，那加里波的就要到不列顛的霧都訪問這匈牙利人紅極一時的英雄。信發出後，不幾星期，這英勇的意大利人就自己到了那里。」

這一計劃使高成非常地高興了起來。這就是要自己聚集數千意大利的紅襯衫黨和匈牙利的輕騎兵隊，趁風暴的黑夜里，在亞特里亞海的一個港口登陸，和驅逐奧地利人出匈牙利，好像他們被逐出意大利的一樣。這一計劃——我父親是從確實可靠方面知道的——使炙熱一時的匈牙利民族英雄感動得流淚；但是，非常可惜的，這也終於只是一個計劃而已。我們的英雄們在未來勝利後怎麼辦的意見中搞翻了。加里波想使高成成為匈牙利的國王，然而高成對此却不同意。不，絕不，他不想當國王。

——好了好了，毫無用處！——聽故事的母親，補着我們的小鞋子，每聽到這些話時，就揮嘴

（註一）萊荷斯·高成——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民族運動的領袖。

說。

母親這一反辯總要非常惱怒了父親。如果父親被惱怒或激怒了，他就常常靜默著，頑強地沉默著；他一不說話，要勉強他從新說話總是非常困難的——有時也許還可能繼續讓他靜下去。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就知道：高戍自己不想當國王，要把王冠讓給加里波的。可是加里波的也不想當國王。如果母親重複地掙了嘴反辯說：「好了好了，毫無用處！」——故事就最後地截斷了。我們可以根據這件事實來斷定：加里波的計劃的全部失敗，是因為當我們小孩子時候，奧地利的皇帝仍然還繼續統治著匈牙利。父親抽了抽長煙斗，又喝了三兩杯伯列薩斯的葡萄酒，就睡覺去了。如果這時母親不說話，讓父親繼續敘述偉大的穿紅襯衫者拒絕聖史蒂芬的王冠（註二），那我們就知道：偉大的英雄們在別離時就含了滿眶熱淚互相擁抱而別了。匈牙利直到那時還繼續在哈斯堡朝統治之下。對這種統治，父親在家里不叫它別的，正叫它做：「匈牙利民族的葡萄蟲。」——然這是不能對外說的呀。

由這一句話，我們全明白了：我的父親一方面是「獨立黨」（註三）的信奉者，亦即是奧匈王朝的反對者。另一方面是葡萄酒釀造者，因而認定吸食葡萄的葡萄蟲是人類的真正大敵。至於說到父親對加里波的的態度，要想澈底瞭解就要熟悉我祖父的浪漫生活史。

我的祖父在一八四九年加入高戍的革命軍時，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其後，當匈牙利的自由

（註二）聖史蒂芬——匈牙利的第一位國王（一〇〇一——一〇三八年）。

被奧地利的賓地斯格列茨將軍和俄國的巴斯科維茨將軍的血腥所淹沒時，他就逃亡到意大利去。因此，擁護匈牙利自由的亡命戰士，嚴格地說來，是個猶太人，和準備作猶太神學家。由於這一點，或者還由於他太愛唱歌，當意大利的葡萄酒還未使我的祖父戀上他那個拿波里的街上歌女時，因了他意大利同道者的接濟，就兩三年在拿波里優越地住着，什麼事也不做。對於這一段可愛而詳細的歷史，我並不盡知道，可是由最後一點，我知道：我的祖父違反自己同道者們的一致反對頑強地不離開他所愛的人，被迫得要做工，當了個木匠。但後來，爲了擺脫他愛的對象起見，就當了海輪船的廚房，並且到南美洲去。在阿根廷作了若干時候的僱工，然後開了家「匈牙利酒店」，積聚了一點錢，和娶了出身猶太異教徒的意大利女兒，我的祖母——她最高傲地誇耀她和加里波的妻子有私人的結識。

在一八六七年，當匈牙利的統治階層與哈斯堡朝言歸於好，奧地利的皇帝戴了王冠，成爲匈牙利國王時，我的祖父就告別了南美洲，回到他出生的那里來了——匈牙利的東北部，喀爾巴阡山的森林區。他將由南美洲帶來的款子，在回到奧地利去的皇室官吏手里，買了一些葡萄園。

（註三）在數十年的匈牙利政治生活過程中，兩個巨大的國會政黨盡了領導作用。這里所說的「獨立黨」是處於政府黨的反對地位的——這主要地是在「國家權利」的問題上（就是關於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但不論政府黨，或者獨立黨內部，都是保守的，漸進的份子。

我祖父歸返祖國後就熱中於神學的知識。他研讀着猶太聖經，並且喝了很多很多的葡萄酒，他把課業和喝酒巧妙地聯結起來，常常坐了好幾小時想着：伯列薩斯的葡萄酒，如從高里亞特山看來：是綠黃色的呢，還是黃綠色？——一面想，一面喝酒。由於綠黃色或者黃綠色的葡萄酒，他的面孔是迅速地變成青銅色的了；同時因了歷盡無限風霜後的安閑生活，他巨大的形體慢慢地弛脹起來了。當他過六十歲時，就開始回憶：那時候私人認識了萊荷斯·高戊。近七十歲時，就迴想曾經幾次見到了加里波的。他有十七個孩子，但自己就埋葬了十六個。只有一個，最小的一個留了下來，這一個就是我的父親。他繼承了祖父的葡萄酒，並且給他安上了墓碑；這墓碑是這樣刻着：安息者是「具有匈牙利的心猶太神學家，高戊和加里波的忠誠至死的軍士」。

除了葡萄園和對高戊與加里波的崇拜外，我們還由祖父繼承了附有大奠樹園的房子。「高戊樹」是這奠樹園的高傲——那是一株杏樹。這一株杏樹，當我孩子時還只是開花，而不結果。在這株樹下，（這是全伯列薩斯城都知道的）當巴斯格微茨侵入匈牙利之前不久，萊荷斯·高戊曾整夜裏坐在這裏和他的軍官們商討機宜。當這株杏樹倒了時，父親曾經提議把它的有洞的樹幹送入民族博物館。但博物館並不接受這禮物。粗鄙的博物院長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說：高戊從來沒有在伯列薩斯住過，和勸仲利用這株樹作燃料，以作為對這一愛國建議的回答。這個回答不但使父親發生了明顯的憤慨，亦使全城的人發生明顯的憤慨。我們的鄰居釀醋的工場主，馬戈維次，勸父親直接向國王控訴。

真的，如果父親不爲以沉默對待無禮這一經驗原則所引導，那他或者是會這樣做的。——而後來，高成樹也終於被充作燃料了。

我邊說過我們由祖父繼承了巨大菓樹園的遺產。這是實在的。然而更應相信：當高成樹已經倒下時，我們的菓樹園就已只是大的，而不是巨大的了。父親慢慢地把大部份的園子連同居屋出賣了——但如果誰因此就以爲我們是富人，那他就錯誤了。父親出賣祖父的園子完全不是夢想致富，而是因爲他完全赤貧了。

——我們生活在困苦的时代，——父親訴說着，怨罵着政府。
母親則在自己一方面咒罵着父親：

——你關心的不是多釀葡萄酒，而是多喝掉它。

——生產了多少——這並不依憑我們，這是上帝的事情。——父親回答說，——至於消費呢……父親輕聲而慢慢地說着（母親的話接着是更多更快地起來了，她再痛責着父親——可是沒有像原先對我們，孩子們，所說的那樣有力了，且稱他爲：「懶惰鬼。」）

——如果你的父親像個老嫗婆那樣，這個「殺害者」不耗盡我的全部精力，那最低限度，我已像個男人了。

「殺害者」這一耗去母親全部精力的人，就是我，在小孩子時，我很常聽到這句話。我在自己誕

生的時候，就成了殺害者。事情是這樣的：醫師，費達克叔叔，助產婦，格列希斯叔母和母親本人都確定地斷定我的生期，並且盡力周密地準備着。可是我並沒有保住他們所規定的時間。母親的母親，對她第一個外甥的誕生當然是想參與其事的，她從布達佩斯打了電話來說：「星期一早上七時到。」父親到車站去迎接外祖母，佣人到菜市里去買東西。母親一個人留在家裏，煮滾了牛奶。可是我打擾了她，我不但沒有使她差使任何人去找助產婦的時間，甚至連使她躺在床上的時間都沒有。她坐在屋子中間花花綠綠的烏克蘭農人的被窩裏，而我也就在那里出世了。當外祖母來到時，她的第一句話就是：

——家政一點也談不到！牛奶通通滾脫了！

他們發現母親失了知覺地躺在地上。

自是之後，母親在床上躺了三個月，當起床後，就沒有以前那樣的溫和樂天了。一切偶然的音響都使她震慄，她一生就變成了個神經質的人，雷鳴時就哭泣，自然我是一切致此的原因。我由外祖母得到了「殺害者」的稱呼。

外祖母，連同父親，都有其自己的高貴的傳統。父親認自己的精靈和身體都是匈牙利人，而外祖母則誇耀其西班牙的身世。她和男人一塊兒由薩朗尼加到南匈牙利耶城來。西班牙話是她的土語——不過這種語言不是現代的語言，而是中世紀的。匈牙利話她說得不好。雖然，在一四九二年她的